

乐黛云。编

得失窮通任評說

—— 他人评论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得失穷通任评说 / 乐黛云编.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2. 8

ISBN 978-7-5473-0502-7

I. ①得… II. ①乐… III. ①乐黛云—人物研究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17831 号

得失穷通任评说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字 数: 201 千

印 张: 9.5 插页: 2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502-7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写在前面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在对前辈、故人、朋友的思念中，倏忽已年届 80。回首往事，常常感念他们多年来对我的鞭策与指点，无论是不虞之誉还是求全之毁都曾令我深深地感动。读之再三，终不忍任其淡忘，除了铭记在心，还想聚集成册，便于翻阅，于是有了这本书。

第一部分是先师和前辈的嘱咐与期待；第二部分是同辈学友的评价与质疑；第三部分是对我的几本著作的书评；第四部分是和几位知我甚深的学弟之间的对话，这些对话不仅坦诚地记载了我最近的阅读和思考，也包含了我们之间多年来的相互理解与一往情深。

乐黛云

2012年6月9日

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目 录

- 写在前面 乐黛云 / 001
-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季美林 / 001
- 十年冷板凳,一呆就一生 季美林 / 004
- 从现代文学到比较文学 王 瑶 / 007
- 中国知识分子总想献身祖国 约翰·S.塞维斯(美) / 011
- 一个具有丰富感性和个性的女性 丸山昇(日) / 019
- 有生命热度的学术 洪子诚 / 030
-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严绍璁 / 047
- 乐黛云教授在比较文学学科重建中的贡献 曾繁仁 / 069
- 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的拓荒者 王鸿儒 / 090
- 得失穷通任评说,敢开风气敢为先 陈跃红 / 115
- 面向世界的对话者 季 进 / 139
- 乐黛云:从蜻蜓、笼鸟到“我就是我” 祖 慰 / 148
- 中国梦:乐先生的美丽新世界 陈跃红 / 155
- 比较—研究—应用 王 宁 / 176
- 一个读者与两个作者的对话 陈跃红 / 185

- 一位当代杰出学者的心路历程 于民雄 / 192
- 在中西古今的文化坐标上 刘介民 / 196
- 有一种精神穿透历史的烟尘 张 辉 / 205
- 读乐黛云先生的《四院·沙滩·未名湖》 金春峰 / 209
- “我寄厚望于年轻一代” 张 沛 / 220
- 学术的国家意识与国际意识 陈跃红 / 225
- 第三次再出发 乐黛云 张 辉 / 239
- 与时俱进 别创天地 陈戎女 / 258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季羡林

乐黛云同志把她写的有关比较文学的论文集成了一本集子,要我写几句话。我立刻就承担下来。这并不是因为我自认为是什么专家,有资格这样做,而是因为我考虑到她这一部书很有用处,很有水平,而且很及时。杜甫的诗说:“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我很想把这一部书比为“当春乃发生”的及时好雨。

何以说这一部书是及时的好雨呢?最近几年以来,我国文艺理论界对比较文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青年学生对比较文学更是异常热爱。但是可惜的是,在国际上这一门不算新兴的学科,已经相当流行了,而对我们许多人还很陌生。由此就产生了一种不协调的现象,兴趣与知识不成比例。兴趣大而知识少,算得上一个反比吧。补救之法就是多做启蒙工作。

乐黛云同志在一部分论文中正承担了这个启蒙的任务。她介绍了外国流行的许多文艺理论流派:新批评派、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接受美学、叙述学、诠释学、复调小说等等。通过她的介绍,我们

可以了解这些听起来非常新奇的流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只是停留在名称上。

但是请读者切不要误解我的意思,认为这一部书只是一个启蒙读物。我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说,书中有几篇文章起了启蒙作用而已。我们一方面不能否认启蒙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全书的价值绝不仅仅是这一点。作者在那几篇谈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章中,使用了新方法,根据新理论,又结合中国固有的理论传统,比较了尼采、左拉与茅盾。她寻茅盾这一位现代中国伟大作家做了深入的研究,得出了许多具有重大启发性的看法。她对另一个伟大作家鲁迅的思想和艺术也进行了探讨,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她的论文《尼采与现代中国文学》发表后,得到了广泛的赞扬。大家感到,她的论文给中国文艺理论界吹来了新鲜和煦的风。

我想,读过这一本书的人都会同我一样感到这一阵风的吹拂,得到这样一个印象:作者以开辟者的姿态,筚路蓝缕,谈到了许多问题,发表了很多精辟的见解,给人以很多的启发,让人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如入宝山,不知道捡哪一块宝石为好。接着上面引用的杜甫的诗再引上两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一部书难道不像是“润物细无声”的春雨吗?

近几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甚至连一些国外的同行们,都大声疾呼,比较文学中不能缺少东方文学,要建立世界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我完全同意这个呼吁。但是什么叫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呢?这一个学派的特点何在呢?虽然有个别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还没有得到广泛的承认。我个人认为,我们目前先不要忙着下什么

定义。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做些切切实实的工作,先就自己的研究范围,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能力,再借鉴一下外国,努力钻研,深刻探讨,写出一些文章。鲁迅说过: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我们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的脚底下,从没有现成的道路,只要我们走上去,锲而不舍,勇往直前,在个别时候,个别的人,也可能走上独木桥,但是最终会出现康庄大道。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祝愿这一部书像“知时节”的“好雨”一样,遍洒神州。

1986年2月18日

十年冷板凳,一呆就一生

季羨林

我认识黛云已将近半个世纪了。当时我们还没有搬出城外,仍在沙滩红楼。她是一个 19、20 岁的大学生,我是一个还没有走出青年时期的年轻大学教师。因为不在一个系,所以并没有接触的机会。她认识我,并不奇怪。因为教授的人数毕竟是极少的。我知道她,却颇有点不寻常。她为人坦诚率真,近乎天真;做事大刀阔斧,决不忸忸怩怩,决不搞小动作。有这样禀性的人,在解放后 30 年来的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而能够不被溅上一身污泥浊水、戴上五花八门的莫须有的帽子,简直是难以想像的。事实上,她也确实没有能幸免。这一点在本集的文章中也有所透露。

最近几年以来,我心中萌发了一个怪论: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的知识分子,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被整,被污辱,被损害,是正当的。这证明,他们起码还是些好人。这样的人,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地,他们堂堂正正做人,用不着反躬自思。他们应该以被戴上的帽子为荣,他们可以此自傲。反过来,如果有的知识分

子,平安地走过了历次政治运动,没有被溅上任何的污泥浊水,没有被戴上任何莫须有的帽子,这样的人,我认为,反而应该反躬自省:自己在处世做人方面是否有什么不足之处。不然的话,为什么能够在那种黄钟为轻、蝉翼为重,颠倒黑白、混淆邪正的运动中安稳过关?我不敢说,我这个想法能适用于一切人;但适用于大部分人,则是可以肯定的。

黛云的前半生,走的道路并不平坦,坎坎坷坷,磕磕碰碰,一直走过了中年。然而,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她依然是坦诚率真,近乎天真;做事仍然是大刀阔斧,决不扭扭怩怩,决不搞小动作,锐气有盛于当年。就凭着这一股劲,她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基础上拓宽了自己的研究范围,开阔了自己的眼光,为中国比较文学这一门既旧又新的学科的重建或者新建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比较文学在中国原来是一门比较陌生的学问。最近几年来,由于许多学者的共同的努力,它已经逐渐步入显学的领域。在这里,黛云实在是功不可泯。佛经常说:“功不唐捐。”张皇比较文学,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了比较,多了视角,以前看不到的东西能看到了;以前想不到的问题能想到了,这必能促进中国文学的研究,而且,更重要的是,她奔波欧美之间,让世界比较文学界能听到中国的声音。这一件事情的重要意义,无论如何也决不能低估。所有这一切,在本书中的许多文章中都有轨迹可寻,我就不再哆嗦了。

最值得一提的是,正如我在上面提到过的,黛云的前半生,屡遭磨难,透过历史的烟尘,她看到过极其令人愤懑的东西;然而她那一颗拳拳爱国之心丝毫未改。正当别人昼思夜想使自己在国外的居留

证变成了绿色,对于这些人来说,太平洋彼岸就好像是佛经中常描述的宝渚,到处是精金美玉,到处开满了奇花异卉,简直是人间的乐园,天上福地。留在这样一个地方,对黛云和一介来说,唾手可得。然而他们却仍然选择了中国。在中国,本来她也有很多机会,弄上一顶乌纱帽,还可能是一顶令人艳羡不置的驻外乌纱帽。请允许我在这里说几句只有书呆子才能说出的话:为中国增添一位女比较文学家,比增添一位女外交家意义更大,即使是从外交这个角度上来看,也是如此。然而她却偏偏又选择了北大,一领青衿,十年冷板凳,一呆就是一生。我觉得,在当前的中国,我们所最需要的正是这一点精神,这一点骨气。我们中华民族所赖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也正是这一点精神,这一点骨气。我们切不可等闲视之。

黛云集其近年来之散文为一集,索序于我。我虽谫陋,义不容辞。拉杂写来,遂成此文。这能算是序吗?我怀疑。但是序无定型,自古已然。就把它当成一篇序吧。

1997年5月22日

从现代文学到比较文学

王 瑶

乐黛云同志的论文集《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这个书名起得好,它不仅是本书中一篇文章的题目,也不仅是表示本书包括了比较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这两方面的内容,而且说明了作者治学的经历和途径、方向和特点,读后是可以从她的经验和成果中得到一些启发的。

建国初期,“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课程开始登上了大学的讲坛,成为中文系的必修课。在这门学科的草创时期,乐黛云同志参加了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同她共事的过程中,我感到她不仅热情好学,而且思想锐敏、视野开阔,不满足于学科水平的现状,经常提出新的问题并力图加以分析和解决。虽然她曾经历过政治生活上的坎坷和曲折,但这些特点是一直保持下来的。正是在长期钻研的过程中她感到由“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学同外国文学的关系是必须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而且必须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于是她从中国现代文学出发,逐渐把兴趣和方向集中到比较文

学方面。她为此下了许多功夫,并到美国专门考察研究了三年;深入了解了国际上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现状和学派,他们进行文学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以及外国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和看法。应该说,这类知识在中国还是比较陌生的,因此她的这方面的文章都带有一定的开创和介绍的性质。但它对我们不仅有开阔视野、可资借鉴的作用,而且对现代文学本身的研究也是十分有益的。

从本书中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那些论文和它所显示的特色,就可以看出作者治学的着眼点和达到的深度。《五四以前的鲁迅思想》是写作较早的一篇文章,但它已把视野扩展到晚清,并注意到鲁迅与尼采的关系。后来在《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一文中就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她首先指出尼采最初是以文学家的身份被介绍到中国的,接着根据详细可靠的资料,全面考察了尼采思想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现代文学所产生的不同影响。文章结合中国社会及思想界实际,具体分析了尼采思想所产生的不同的社会效果;特别是着重分析了它和中国现代几个伟大作家鲁迅、茅盾和郭沫若的关系,尤见功力。其中除鲁迅与尼采曾有人作过研究外,对茅盾与尼采关系的分析尚属首创;而且论证紧密,颇有创见。作者着重分析了中国作家从“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和树立不怕孤立的斗争意志出发,为了反封建的需要,才接受了尼采的影响,因而主要作用是积极的;但即使在二十年代,中国作家对尼采的以强凌弱等主张也是有所批判的。作者还分析了四十年代的“战国策派”鼓吹尼采思想的动机和反动作用,因而得出了一种外来思潮“必然按照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被检验和选择”的结论。可以看出,这里所显示的作者研究问题的角度和方法是必然

会把她引入比较文学的道路和方向的。

作者对茅盾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茅盾早期思想研究》一文已强调指出茅盾“不断根据中国社会斗争的实际需要,广泛接触、批判吸收外国思潮”的开阔的胸襟;在《〈蚀〉和〈子夜〉的比较分析》一文中,更就茅盾的主要作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她引用朱自清说的《蚀》是“经验了人生写的”,《子夜》是“为了写而去经验人生的”评语。对两部作品加以比较分析,从创作准备和创作意图、材料来源和生活基础、艺术结构和心理描写,以及语言风格等方面,都进行了细致的比较和分析。特别是比较了《子夜》和左拉《金钱》中的主要人物,来说明《子夜》成就的那部分,尤有深度。她的关于现代文学的其余一些文章,也都具有类似的方法和特点。

在关于比较文学的原则和方法的多篇文章中,作者不仅介绍和引进了许多西方的理论和方法,而且强调了运用比较的方法有助于理解文学的本质特征,强调了开阔视野和运用比较文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作者对创建中国的比较文学学科十分热心,本书中的这方面的文章虽然以倡导和介绍性质的居多,但因为它对许多人还是陌生的和新鲜的,仍然具有重要的开拓作用。比较文学具有总体研究的特点,它可以启发人们对文学研究进行宏观审视,以求取得理论上的突破。各种不同的新的研究方法也都在一定适用范围内有它的长处,可以供我们考察问题时借鉴,因此这些文章对读者是非常有用的。

我自己对比较文学的理论和各种新的方法也是很陌生的,但从乐黛云同志的道路和成果中感到一点启发:就是每个人如果能根据

自己的精神素质和知识结构、思维特点和美学爱好等因素来选择适合自己特点的研究对象、角度和方法,那就能够比较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智,从而获得更好的成就。乐黛云同志的治学道路显然有与她个人的知识面宽广和具有开拓精神等素质有关,但它却能给人以普遍性的启发,特别是在当前各种新学科、新方法纷至沓来的时候。因此我愿意将本书推荐给爱好和研究比较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读者。

1986年2月20日

中国知识分子总想献身祖国

约翰·S. 塞维斯(美)

中国近代史的很大一部分,从清末直到两个共和国,是围绕着这一民族的知识分子而展开的。他们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并为其输送了大量领导人才。直至他们集体对国民党感到不满,转而支持共产党,革命才最终得以联合。然而,分歧的种子总是存活着,就掩在一层薄土之下。

在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是一个独特的阶层,是真正的精英群体。他们是自封的、亦是公认的公民思想和严正道德的卫士。他们的崇高地位是靠精通儒家经典和参加科举考试的功绩而获得的。这种地位无法经由继承相传,每一代人必须重新争取。身为学者的儿子将自己的儿子也培养成学者,以此向身为学者的父亲致敬,令人自豪的家族传统由此得以形成。按理说,个人将生命奉献于治理和报效国家,虽然这种报效从不是靠体力完成的:知识分子们留的长指甲便是特权的象征。

当然,在进入 20 世纪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知识分子曾是